

憶馮玉祥

(本文插圖刊第4、44、45頁)

● 黎東方(前中國文化大學華岡教授)文·王善初圖

河南老家鄉人嚮往

畏友張君家陶寫好了一本「馮玉祥傳」，要我也把自己與馮會見及交談的經過加進去。

那只不過是無關宏旨的雪泥鴻爪而已，卻也未嘗不可藉以烘托這位偉人的個性。

我在河南老家，早就聽到說農村中的好勇而上進的青年，很喜歡到馮那裏去「投軍」。有的，是早已在軍中的叔叔哥哥叫他們去的；也有不少是哥哥戰死，而弟弟踴躍前往補缺的。當時，我便頗為嚮往這位現代吳起了。

民國二十一年秋天，他在察哈爾隱居，忽然託請鄧酉峯兄邀我到張家口他的寓所談談。那時候，我從法國回來剛滿一年，在清華、北大剛剛開始了教書生涯，還不是什麼值得爭取的名教授。也許酉峯兄告訴了馮，外間知道不多，我的支援義勇軍的活動，以及我從民國十三年起就攀了若干位曾經在孫中山先生身邊努力不懈的前輩。

認真鞠躬道安送客

何月？何日？我想不起來，當天傍晚時分，

我和酉峯到達了張家口火車站，有人迎我們，借住簡潔樸素的招待所。當晚馮請我們二人在他家中進晚餐。

餐具是農村的粗磁大碗、竹筷、粗磁盤子。飯是小米稀飯，灰黃色窩窩頭，菜是一湯三菜，兩葷一素。

餐時，先寒暄，後談法國的政經與學術的大概情形。我當時沒有感覺到曾經是，而且仍舊是「暗鳴叱咤，千人皆廢」的「高里阿特」(Goliath)。

我問了他，這餐具是何地產品。他笑了，說：「跟我多年了。我到那裏都帶著，用慣了，不是什麼名瓷，鄉下東西。」

餐後，我知道他有早睡早起的習慣，便立即告辭。他送我到大門外，低著頭，我以為他在作九十度的鞠躬，慌忙還禮，卻不料我鞠躬，抬起頭，見他仍在維持那九十度的姿勢，口中念念有詞。我也只好再度低下頭來，恭聽。

他口中念念的，不是禱告，而是對我朗誦的「謝詞」。他說：「謝謝黎教授，從很遠的北平來，看得起我馮玉祥，給了我很多指教。」

我毫無準備，只好作非常簡單的答詞：「黎東方十分榮幸，能够拜見到馮先生這樣歷史人物，增加了對歷史的瞭解。謝謝馮先生，祝您晚安！」

他於是也說：「祝黎教授晚安！」我們二人這才又互相鞠了一次九十度的躬，告別。酉峯兄也鞠了躬。

倒戈將軍有其道理

第二天一早，王祕書匆匆來到招待所，說：「馮先生請黎教授再去談談。我們這就去，好不好？」於是酉峯留下，我和王祕書走向馮寓。在他的客廳坐定，不是廳，而是一間不到九個榻榻米的小房間。(王祕書沒有留在客廳。)

兩三分鐘以後，馮進入客廳，脫下他的便帽，掛在牆上，我這才看到了他真高大。昨天晚上，卻不曾注意到。用魁梧奇偉四個字，形容他，十分恰當。

有人送進來兩杯茶，我們就打開了話匣子，這比起昨晚，似乎更親切一點。俗語說，一回生，二回熟。他說：「中國的事，真不容易辦。我

一心一意參加國民革命，蔣介石先生卻從來不把
我當做自己人。」

我說：「馮先生，你的貢獻與你的委屈，將
來的歷史上都會有公平的記載。舉一
件事來說，倘若不是你作明白白的
表示，民國十六年的南京便不是武漢
的對手。」

馮說：「黎教授，這個你已經知道？你確是
歷史家。」

我說：「我知道的極少，而不知道的極多。
例如，編遣會議破裂之時，你怎麼能
够離開南京，靜如處女，出如脫兔？」

馮說：「我早就留下了一條小輪船，停在燕
湖附近。」

我又說：「人家稱你為倒戈將軍。你似乎不
可不辯白一下。」

馮說：「那不是也可以留待將來的歷史家作
公正的記載麼？」

我說：「我希望將來作一個這樣的公正的歷
史家，然而總是缺乏足够的材料。」

馮說：「我寫了一些。」說罷，他轉身出去
，很快又回到客廳，手中拿了本「我
的生活」。他說：「這是第一冊，第
二冊等到印成了，再送請你指教。」

他繼續說：「我的確是倒過幾次戈，不過我
所倒的，是壞人，我倒他們是為了革命
。我在灤州，與施從雲、王金銘烈士等
人倒清朝，我在瀘州，和蔡錫取得連繫

，倒袁世凱。我在北京，受到孫岳大哥
的鼓勵，倒曹錕。」

我說：「你也倒過蔣。」
他說：「我倒不了他。是他先倒我。不是倒
我，是打倒我。我做了什麼對不起國家
，對不起蔣的事？」

我說：「馮先生，你與蔣由合而分是國民革
命的不幸，中國的不幸。」

他說：「過去的，真是越談越沒有意思。今
後，只要肯抗日，大家仍舊可以合在一
起幹。」

談到這裏，客廳牆上的鐘已是九點。
他說：「啊！到了我上課的時候。黎教授，
我是個老學生呢。天天有先生來教我。

以後歡迎黎教授常來張家口，咱們談得
來，可以多談談。今天，我請王祕書陪
你和西峯到大境門玩玩。大境門形勢值
得看。它是名副其實的古戰場。」

於是，我向他告別。他又要送我到大門口，
我堅持請他留步，於是走到二門互相鞠躬而退。
(不會再有謝詞與答辭。)

其後，他在民國二十二年發動了「察哈爾民
衆抗日同盟軍」。那是石破天驚的壯舉，卻也幾
乎「動搖了國本」。他本人於克服多倫城以後，
接受朋友們的勸告，適可而止；他的部下方振武
與吉鴻昌二人卻熱心得離了譜，企圖率部進入長
城，襲取北平為抗日根據地，被國民政府的軍隊
擊潰。(方振武是好人，革命先進，於民國二十
五年冬天，在香港與我相遇。吉鴻昌於民國十七

年，我在巴黎見過，是否好人我不得而知。他的
某一部隊，在察哈爾二台，殺害了我的好友徐公
圖，與徐所率領的幾千位義勇軍幹部，為了搶奪
他們的槍與子彈。)

輪上演講精彩動人

十三年以後，在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
的十月，我在從上海開往美國的輪船「邁格斯將
軍號」，又遇見了馮。馮和其夫人及大小姐都在
船上。途中，幾十天，他常常從頭等艙走到三等
艙，來找我與華羅庚，向我們說：「你們都是國
家的人才，不該坐三等艙。我馮玉祥是什麼東西
，國家卻給錢坐頭等艙。這樣罷，你們上來坐頭
等，我們下來坐三等。」

我們說：「馮先生，我們怎麼敢？馮先生你
是前輩，你功在國家，我們是晚輩，書
生而已。」

馮說：「你們與我同輩。這位，李政道？對
，李政道同學，才是晚輩呢。李先生，
你是學什麼的？」

李說：「不敢當，我怎麼當得起先生二字呢
？我才有二十歲，想到美國學物理。」

馮說：「你在國內是什麼學校？」
李說：「清華。」

馮說：「黎教授，你教過他？」
我說：「他可以教我呢。他進清華之時，我
早就去了廣州，在中山大學教書了。教

的不是物理，是歷史。」
在船上，馮與我們共同渡過了二十幾天有趣

味的日子。船上有有人在四川江津與北碚聽過馮爲了募捐支援抗日將士的演講，對他十分傾倒，要求他在船上餐廳，對大家作一次演講。他說：「你們應該先去請黎東方教授講。」他們於是來到我的艙裏，要我講三國故事。我說：「必須馮先生肯先演講，我才敢獻醜。」於是馮答應了先講。

那晚上，餐廳當然坐滿、站滿而且有若干不懂中國話的外國人，也擠在我們中間，或坐或站，到了講完才笑嘻嘻的散開。其中有一位向我用英文說：「我雖然聽不懂，卻分享了你們的快樂，和你們一同大笑，一同鼓掌。」

那也是我一一生所聽到的最精彩的名人演講，比起顧維鈞在紐約華美協進會的一次英文演講，可謂異曲同工。顧的演講像歐陽修的文章，心平氣和，合情合理，字字鏗鏘，娓娓動聽，富於陰柔美，令我有「雖非女人，也很愛他」之感。馮的演講，像韓愈的文章，加上文天祥的詩，既剛強而又有血、有肉，有充沛的精神，兼浩然的正氣。

他在演講中說：「諸位，我們中國這一百年來，發生了許多事，那一件事最重要？」然後，他停了一下，繼續說：「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別的，是對日抗戰。誰領導了我們對日抗戰，直到最後勝利？蔣介石先生，蔣先生作了這樣一件天大的事，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全體同胞。」

「有人批評蔣先生，說他本人很好，左右的人不好。左右的人確是有不好的，但也有好的。任何一個作父親的，兒女不能個個都好，任何一個人，伸出手來……」

說時，馮就伸出他的巨掌，張開五個既肥且長的指頭。他提高聲音說：「諸位，你們請看，任何人伸出手來，五個指頭長短不一，不能一樣齊，一樣粗。」

接著，大家報以雷一般的掌聲，有幾分鐘之久。跟著，又有許多的警語妙論，以及許多次的掌聲。

事後，我向他祝賀這一次演講的大成功。他笑著說：「你看，我能不能也賣票？」我說：「我第一個搶先來買。」

歡迎李政道來評估

在他講了以後，某一天，輪到我講。那是我

自從賣票講演以來，最賣力的一次。我如何敢在他表演以後，不使出渾身解數呢？結果如何，我不好意思「自我吹噓」。倘若當時在場的李政道博士，現在仍有興趣，我希望他肯於百忙之暇，賜予評估。

同船的，除了華羅庚與李政道一先一後兩位名震全球的權威學者以外，很多是一時之選。例如哲學泰斗馮友蘭、漫畫家葉淺予、舞蹈家戴麗蓮、地質學家李安宅、教育學家吳襄等等。

我們都請馮在紀念冊之上簽了名，題了字。馮大小姐也要我在她的紀念冊之上簽了名，題了字。馮大小姐現居北京，身體健康，吉人天相。我在此謹向她遙致敬意。

民國人物新傳

費 雲 文 著
定價新台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①

黎東方「憶馮玉祥」插圖（文見二〇頁）

①馮玉祥早年在察哈爾軍中帶頭挑土。

②馮玉祥民國十三年十月在北平留影。

③馮玉祥便裝照。



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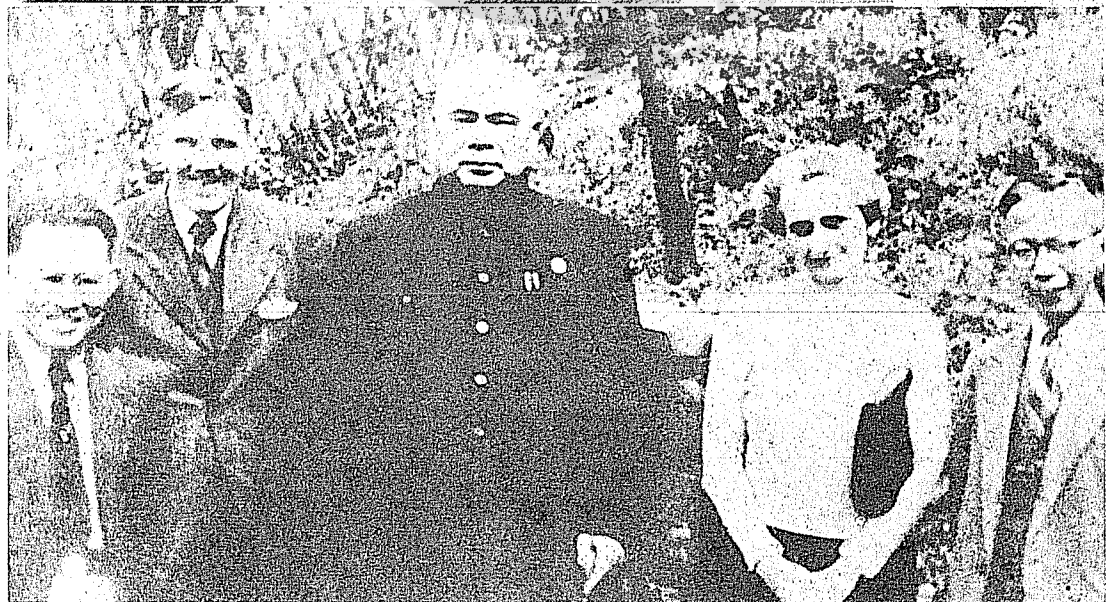


②

黎東方「憶馮玉祥」插圖（文見188頁）

①馮玉祥與夫人李德全合影。

②一九四六年馮玉祥（中）在重慶與竺可禎（右）合影。





①兩朝四代傳奇人物馮玉祥。
②馮玉祥的親筆手跡。

此世有窮的道理和急公好義
 奮不顧身的美德。及捨己從人
 愛人如己善長行爲。如此我們
 方能成爲四路之一呢。
 吾從古不爲今。舊不如新。乃
 是白於荷日。新日之新。又曰新。
 先賢教訓來的
 法天。法地。法萬物。因天地
 萬物皆爲人而不爲己。吾人應
 取法於此三者。隨時隨地。給
 人以意想不到的快樂。也就
 是我們的自己的真快樂。
 以上几句話。因爲是我自勉的
 話。也就是勉勵朋友們的話。謹
 此佈告。

馮玉祥

三五三一九